

沈  
寂著

# 大班

上海文艺出





0775771

# 大班

沈 寂著

40 限 表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施浩祥

封面设计：陆震伟

大 班

沈 寂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375 插页 2 字数 400,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321-0984-4/I·728 定价：9.90元

## 内 容 提 要

沈寂是位勤奋多产的老作家，在电影和文学创作上硕果累累，已著有多部畅销长篇小说。这部题材独特的作品，是他近几年来刻意追求要写出新意的力作。

作品以犹太人哈同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描写了这位冒险家在印度穷困潦倒，流浪到我国开埠不久的上海滩淘金，然后靠其妻罗迦陵的两亩地起家，成房地产第一大户、远东豪富，又建造海上迷宫爱俪园，又铺筑南京路，还让电车改道，真是烜赫一时，可最后他陷入矛盾重重中痛苦地了结了一生；作品还以清朝的腐败、革命风云的变幻，欧美殖民主义者利用控制租界的主权，掠夺土地，残害我国百姓，满足他们骄奢淫欲生活为辅线，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一百多年前上海租界的历程，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狡诈贪婪的冒险家发家史和沉重壮烈的中国人民苦难史！实质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作者以大量史料为基础，用可读性较强的文学笔调，揭示了深刻的主题，作品具有纪实风格，读来不仅有历史感，且有深厚感，对普及我国近代历史知识，了解上海的过去都颇有裨益。

## 目 次

### 上卷 大班秘史

|     |              |         |
|-----|--------------|---------|
| 一   | 犹太流浪者·····   | ( 3 )   |
| 二   | 沙逊家族·····    | ( 9 )   |
| 三   | 初游洋场·····    | ( 20 )  |
| 四   | “国中之国”·····  | ( 33 )  |
| 五   | 罗家的悲剧·····   | ( 43 )  |
| 六   | 繁荣的背后·····   | ( 54 )  |
| 七   | 从女佣到情人·····  | ( 64 )  |
| 八   | 两个父亲·····    | ( 75 )  |
| 九   | 世代名医张聿聿····· | ( 88 )  |
| 十   | 法租界的恐慌·····  | ( 99 )  |
| 十 一 | 沙逊洋行的功臣····· | ( 107 ) |
| 十 二 | 在火坑里邂逅·····  | ( 117 ) |
| 十 三 | 金钱与婚约·····   | ( 126 ) |
| 十 四 | 同床异梦·····    | ( 131 ) |
| 十 五 | 意外的归来·····   | ( 140 ) |

|     |             |         |
|-----|-------------|---------|
| 十 六 | 离开哈同·····   | ( 145 ) |
| 十 七 | 第二次遗弃·····  | ( 152 ) |
| 十 八 | 再度结合·····   | ( 159 ) |
| 十 九 | 沙逊无情·····   | ( 166 ) |
| 二 十 | 抢占徐家汇·····  | ( 173 ) |
| 二十一 | 两次婚礼·····   | ( 181 ) |
| 二十二 | 怒斥大班·····   | ( 186 ) |
| 二十三 | 发财的诀窍·····  | ( 194 ) |
| 二十四 | 幸运前的挫折····· | ( 202 ) |
| 二十五 | 洋行和花园·····  | ( 209 ) |
| 二十六 | 新的开始·····   | ( 219 ) |

## 下卷 海上迷宫

|     |             |         |
|-----|-------------|---------|
| 二十七 | 哈同的生意经····· | ( 225 ) |
| 二十八 | 金山求佛·····   | ( 234 ) |
| 二十九 | “风流和尚”····· | ( 239 ) |
| 三 十 | “铁房子”·····  | ( 244 ) |
| 三十一 | 张园大会·····   | ( 249 ) |
| 三十二 | 花园和儿子·····  | ( 259 ) |
| 三十三 | 寿庆风波·····   | ( 269 ) |
| 三十四 | 蔡元培和学社····· | ( 279 ) |
| 三十五 | 儿子是个谜·····  | ( 290 ) |
| 三十六 | 爱俪园风波·····  | ( 296 ) |
| 三十七 | 修铺南京路·····  | ( 307 ) |
| 三十八 | 奇异的投靠者····· | ( 313 ) |
| 三十九 | 祖坟不许动·····  | ( 323 ) |

|     |              |         |
|-----|--------------|---------|
| 四 十 | 到日本去·····    | ( 329 ) |
| 四十一 | 逼租惨剧·····    | ( 336 ) |
| 四十二 | 电车改道·····    | ( 343 ) |
| 四十三 | 向清宫献媚·····   | ( 354 ) |
| 四十四 | 皇亲和逃犯·····   | ( 364 ) |
| 四十五 | 欢迎革命·····    | ( 373 ) |
| 四十六 | 多事的民国·····   | ( 383 ) |
| 四十七 | 第一！第一！·····  | ( 392 ) |
| 四十八 | 和尚造反·····    | ( 400 ) |
| 四十九 | 永安公司·····    | ( 409 ) |
| 五 十 | 哈同办大学·····   | ( 416 ) |
| 五十一 | 徐悲鸿卖画·····   | ( 422 ) |
| 五十二 | 画像的秘密·····   | ( 428 ) |
| 五十三 | 双双逃婚·····    | ( 435 ) |
| 五十四 | 屈死和幸运·····   | ( 440 ) |
| 五十五 | 挑女婿 选媳妇····· | ( 446 ) |
| 五十六 | 奇异的喜事·····   | ( 452 ) |
| 五十七 | 女校风波·····    | ( 463 ) |
| 五十八 | 复古盛会·····    | ( 468 ) |
| 五十九 | 天堂里的乐园·····  | ( 474 ) |
| 六 十 | 哈同的心愿·····   | ( 480 ) |
| 六十一 | 百三十寿庆·····   | ( 487 ) |
| 六十二 | 标语风潮·····    | ( 493 ) |
| 六十三 | 和皇帝打架·····   | ( 500 ) |
| 六十四 | 不幸的事故·····   | ( 507 ) |
| 六十五 | 血染上海滩·····   | ( 516 ) |
| 六十六 | 新沙逊的野心·····  | ( 521 ) |

|     |            |         |
|-----|------------|---------|
| 六十七 | 为将来安排..... | ( 527 ) |
| 六十八 | 最后挣扎.....  | ( 533 ) |
| 六十九 | 哈同的遗嘱..... | ( 541 ) |
| 后 记 | .....      | ( 548 ) |

上 卷  
大班秘史



## 一 犹太流浪者

清同治十二年。

这一年是公元 1873 年，鸦片战争后三十三年；也正是世界列强在上海用武力强迫开埠三十周年。这年夏天，一个来自印度、不满二十四岁的犹太青年欧司·爱·哈同，身穿深灰亚麻粗布土耳其式无袖长袍，头戴一顶夹住头发的旧便帽，束着皮革腰带来到上海滩。

从印度到上海，一般只需要半个月航程，可是命运蹇涩的哈同，足足走了半年。在那恶梦似的长途跋涉中，他颠沛流离，死里逃生，幸运地从茫茫人海和生活深渊里挣扎出来时，已经是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流浪汉。

哈同搭乘的“天使号”洋轮抵达上海，正是午夜。那时的黄浦江刚开始浚治不久，河道不深，吨位重的货船不能直驶入江内，只得停靠在吴淞口外。哈同伫立在甲板上，迎着初夏尚带寒意的晨风，凭着船舷朝岸上极目眺望。只见黑沉沉夜空下，乌蒙蒙一片荒野。看不见一点光亮，听不到半点人声，仿佛是一匹沉睡的巨大古兽。在人间受尽折磨的漂泊者哈同，过去种种不幸遭遇犹在眼前，又面临这举目无亲的古老异国，不由得怅惘和感到惶悚。上海是他冒险前来谋生的终点站，如果也是和山打根、香港等地一样要靠求乞度日，以至贫病交迫得奄奄一息，则这里将是了结自己一生的墓地。

忽然，船上响起一连串暗号式刺耳钟声，在辽阔的江面和莽莽荒野上震荡回响。接着，岸上的一个隐蔽处，霍地冒出来几条人影，一个接着一个，手里高举闪烁着微弱火光的“马灯”，迅捷地向“天使号”奔来。

顷刻间，船上的英国大副，也从船舱里闪出，走近船舷。他一手举着桅灯，一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叠信件，朝岸上的黑影喊叫：“怡和！沙逊！汇丰！……”

他每喊一声，就有一个黑影在下面答应，并挥动罩面上有各洋行和银行标记的马灯，打着各自暗号。大副随即将那一封封用火漆封住厚重的信件，用力扔到岸上。黑影们急忙拾起，分别回到自己驻守的小草舍，牵出专为送信的马匹，你追我赶地向南面疾驰而去，马蹄声越离越远，马灯的光点也在黑暗中渐渐消失。

哈同对这诡奇的景象感到困惑，被满头卷曲金发的大副看到了，过来向他解释：就在两年前，俄国沙皇以丹麦王室的亲戚身份，指使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并没得到中国同意，暗中有香港和上海之间非法设置海底电缆；又与英国合作，架设陆上电线从吴淞直通外滩。还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设立电报房，想由此沟通外国与上海的电讯。可是中国百姓群起反对，有的认为侵犯主权，有人不许外国人破坏中国风水，就暗中割电线，推倒电线木杆，予以种种阻难和破坏，使他们无法顺利使用。外国商人不得已只得仍以老办法传递信息。那些开设在上海租界里的洋行、银行，为了能尽快取得在海外的商情报告、报纸和香港总行的函件，就各自派人备马驻守在吴淞口岸。不论白天深夜，凡有洋轮抵达，就抢先拿到情报信件，快马送回洋行。谁消息灵通，交易快，谁就多赚钱。

那大副还勉强仍在惶惑的哈同：“你来到的是个古老而又奇

特的国家，单靠勤劳，只能谋生；如果肯冒险和有智慧，就成了真正淘金者。你们犹太人既勤俭又聪明，还很勇敢，一定能成功。沙逊大班<sup>①</sup>就是最好榜样！”

哈同对这位仁慈的大副由衷感激。没有他的允许，这次自己就不能免费搭乘“天使号”，虽然在船上辛苦地帮着烧锅炉，几天下来周身皮肤烤得又红又疼，可毕竟一文不花地从香港到达上海。现在又得到他恳切的鼓励，就禁不住用犹太教的祈祷为他祝愿：“你一定会永生！”

“天一亮，你就可以上岸。”大副关心备至，“先到舱里去休息一会，收拾行装。”

哈同回到供水手们睡的大舱。只见水手们正在上岸前的一段时间内争取休息，各自躺在用粗绳编织成的吊床上，有的闭着眼吸烟，有的发着鼾声熟睡。刚从凉快的甲板下来，钻进闷热而散发着臭味的舱内，使哈同感到气闷。他不想再睡，就打开放在吊床旁的一只印度旧藤箱，从箱里取出一封用希伯来文写的信。这是他在印度孟买的舅父写给老朋友萨拉的。萨拉也是哈同父亲的同事，后来一直在香港沙逊洋行做事。舅父介绍哈同到香港去找他，不料他已离开香港到上海。这封介绍信对哈同的前途以至一生都有重大关系，千万不能丢失。在半年流浪生活中，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一直把它和“经匣”珍藏在一起，不时地拿出来观看，几乎把上面的话都背熟了，还牢牢记住萨拉这个名字。现在趁水手们不注意，就特地在脖子上裹着犹太人做祷告时必用的围巾——“塔列司”，头上顶着那只内藏“圣卷”的“经匣”，双手捧着舅父的信，跪着向上帝祈祷，但愿凭这封信能在上海获得幸福。

---

① 上海、广州等地开埠后，外国洋行的总经理，俗称为“大班”。

东方渐露曙光。哈同心急地一一和同舱的水手们行礼告别，然后戴上便帽，围着“塔列司”，将信放进贴肉的长衣内口袋里，提起小藤箱，走上甲板。这时，岸上已经簇集着二三十个中国人，和二十辆他从未见到过的独轮“羊角车”，他们是刚才“信马”飞去报信又带回来的运输队，一个个精瘦而又结实，后脑上都留着一条长长的发辮，下身一条蓝粗布扎脚长裤，有的穿一件围腰白大袄，有的只穿着褡裢背心，在肩上衬一块垫布。两人配对，用杠棒将堆在船上的数十只木箱，在大副的监视下，走过摇晃跳动的跳板，抬到岸上；再把箱分成两叠，平衡地放到羊角车的两侧。然后，一个用绳在前面拖拉，一个在后面握住车杠，把稳方向，朝前推送。裹着铁皮的木轮，一路上发出叽叽咕咕刺耳的声响。等脚夫们将木箱运完后，哈同才郑重地向大副告别。

“你不是要到沙逊洋行去吗？”大副用手指向渐渐远去的独轮车队伍，“他们把这批‘洋药’送给沙逊洋行，你就跟他们走吧！”

哈同再一次向大副道谢行礼，离开轮船，急速去追赶车队。车队在“信马”的催促下，车夫们使足力气，加紧步伐，急速地向前行进着。穿着长衣，还戴帽裹巾的哈同，直赶得浑身是汗。当他停下步，从藤箱里取出手巾抹汗时，回头发现昨夜没看到的吴淞炮台，它所有的炮眼都被击毁，大炮也几乎全部打坏。这是三十四年前英国入侵上海、炮击吴淞的遗迹，一直没修复，也不拆除，大概作为大英帝国侵华的胜利战果，对中国示威，向世界展览。

运装木箱的车队，沿着“衣周塘”堤岸（后改为军营路，即今军工路）前进。一路上坑坑洼洼，曲曲弯弯，难得看到房舍和行人，到处是污水沟和坟墩，步行了至少近二十里路，才到达苏州河北岸畔。那里有供船只停泊的老码头、美国使馆的旧址、浸礼会礼拜堂和一排排低矮肮脏的茅屋。沙逊洋行的仓库就坐落在

礼拜堂背后，是一座四五丈高的土栈。当车夫们将木箱抬进仓库去时，从里面散发出来一阵阵醉人的香味。哈同因不熟悉，就不得不向那个头裹白布“制包”，满脸胡子管仓库的印度人问讯。

仓库管理员从哈同嘴里听到家乡话，感到分外亲切。在问明来历后，就热心地回答：“哪一个沙逊洋行？是老沙逊，还是新沙逊？”

哈同没想到上海有两个沙逊洋行，也根本不知道沙逊有新老之分。可是想到自己父亲和萨拉都是印度孟买沙逊洋行的老职员，就十分肯定地回答道：“是老沙逊。”

“那是阿尔伯特·沙逊。”印度管理员为哈同指点老沙逊洋行的方向，“你到河边去，过韦尔斯桥，便是外滩，老沙逊洋行就在那条临江的大道上，三层高楼，一望就看到。”

哈同合着手掌，对管理员行了印度礼后，便按指点的方向走去。已经走了半天路，又饿又累，感到筋疲力尽的他，仍坚持着步行。走不多远，看到一座大木桥，横跨苏州河南北两岸，使往来南北的人不用摆渡就能直接通过。这是十多年前，一个名叫韦尔斯的英国洋行大班，为了让“信马”不因搭舢板小船渡江而耽误时机，就纠集沙逊、怡和等洋行的大班们，筹资筑造这座中间有活络板的木桥，代替摆渡。可是哈同看到在桥口有工部局警务处派来的华捕看守着，白种洋人可自由通行，华人过桥则要交三文制钱的“过桥税”，一年可以收入两万两银子呢。哈同既不是西方白种人模样，此刻又不备制钱，就没有办法过桥。正在焦急之际，桥堍有一家茶叶店设立的码头，备有两只渡船，免费接送过往行人。哈同谦恭地与船主恳商，船主把他当作沦落上海的印度人，就慷慨地答应他上船过江。船到江心，他又发现在韦尔斯桥附近，正在造一座13米宽的新木桥。同船的都在说：这是中国百姓抗议韦尔斯桥向中国人收“过桥税”的结果，工部

局就用搜刮来的捐税造成此桥。它建筑在外滩公园附近，定名为“公园桥”。还因为造在“外摆渡”地方，又叫“外摆渡桥”。听说将来中国人在桥上通行时不必付税，可白白“摆渡”过去，所以大家都高兴地用上海话叫它“外白渡桥”。

哈同一登上南岸像发现一个新的天地，顿时目瞪口呆，惊喜交集。那条宽敞而整洁的沿黄浦筑道的“洋子路”<sup>①</sup>上，车来马往，行人不绝。面向黄浦江的一边，矗立起一幢幢巍峨恢宏的建筑物，从北到南排列着英国领事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太古洋行、汇丰银行、海关、美商旗昌洋行、东洋银行以及法国领事馆等二十多幢。有的富丽堂皇赛似宫殿，有的雄浑幽深像座城堡，海关造成楼阁飞檐的庙宇，洋行多数是石柱高楼的西式巨厦。这一长列哈同在印度孟买、香港、新加坡等地还没见到过的宏伟建筑，象征着一个新兴的城市将在这古老的国家崛起。那些沟通金融和贸易的外国银行和洋行，代表西方强国汇集在上海，使原是一片荒土的海滩，将成为一个繁荣的世界商场。

这伟巍新奇的景象使哈同感到欣慰，刚才还很失望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奋发起来。他充满信心和希望，越过大道，朝沙逊洋行走去。

---

① 外滩大道最早名“洋子路”。意为供洋人住用的马路。

## 二 沙逊家族

老沙逊洋行坐落在怡和洋行与仁记洋行之间。这三家英商洋行，在上海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牟利最多、名声也最响。它们的建筑也都是宽阔高耸，呈现出大英帝国傲岸肃穆的气魄。巨厦前筑起高出人头的白色围墙，门口还有戴大盖帽、穿制服的西捕站岗。除洋人外，去洋行的华人，穿着长袍马褂，瓜皮帽下拖着长长的辫子，都要卑躬屈节地低着头进出。

哈同先站在围墙外，对铜牌上“SASSOON & CO. LTD”的黑色英文字体望了又望。在认定无错之后，才拘谨地走到站岗的西捕身前，用英语问讯：“我从印度来。找……”他知道自己不配求见沙逊，也不知道萨拉是不是在洋行，便用试探的口气提出，“找萨拉先生。他是我亲戚。”

黄发蓝眼的西捕，瞟一眼哈同的一身打扮，目光鄙视地听到“萨拉”这个名字时，毫无表情地微微点头。

哈同真是又高兴又安心，终于找到了萨拉，他对西捕道谢后，脚步轻快地朝里走去。墙内宽敞的庭院种植一排树木，两侧披屋下停着几辆敞篷的“亨斯美”马车和一辆装饰精美的四轮马车。另外还有三匹马，其中一匹就是刚才去吴淞的“信马”。当哈同跨上洋行大楼前的石阶时，只见有十来个穿长袍的中国商人被推出门来。这些人好像还不甘心，说着哈同听不懂的上海话，纷纷向里拱手求告。不过其中有个人提到萨拉的名字，这引起